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成令言遇仙記

處士成令言，不求聞達，素愛會稽山水。天歷間，卜居鑑湖之濱，誦「千岩競秀，萬壑爭流」之句，終日遨遊不輟。常乘一葉小舟，不施篙櫂，風帆浪楫，任其所之，或觀魚水涯，或盟鷗沙際，或洲狎鷺，或柳岸聞鶯。沿湖三十里，飛者走者，浮者躍者，皆熟其狀貌，與之相望，自去自來，不復疑懼。而樵翁、耕叟、漁童、牧豎遇之，不問老幼，俱得其歡心焉。初秋之夕，泊舟千秋觀下，金風乍起，白露未零，星斗交輝，水天一色，時聞菱歌蓮唱，應答於洲渚之間。令言臥舟中，仰視天漢，如白練萬丈，橫互於南北，纖雲掃跡，一塵不起。乃叩船舷，歌宋之問明河之篇，飄飄然有遺世獨立，羽化登仙之意。舟忽自動，其行甚速，風水俱，一瞬千里，若有物引之者。令言莫測。須臾，至一處，寒氣襲人，清光奪目。如玉田湛湛，琪花瑤草生其中；如銀海洋洋，異獸神魚泳其內。烏鴉群鳴，白榆亂植。令言度非人間，披衣而起，見珠宮岌然，貝闕高聳。有一仙娥，自內而出，被冰綃之衣，曳霜紈之帔，戴翠鳳步搖之冠，躡瓊紋九章之履。侍女二人，一執金柄障扇，一捧玉環如意，星眸月貌，光彩照人。至岸側，謂令言曰：「處士來何遲？」令言拱而對曰：「僕晦跡江湖，忘形魚鳥，素乏誠約，又昧平生，何以有來遲之問？」仙娥笑曰：「卿安得而識我乎？所以奉邀至此者，蓋以卿夙負高義，久存碩德，將有誠悃，藉卿傳之於世耳。」乃請令言登岸，邀之入門。行數十步，見一大殿，榜曰：天章之殿。殿後有一高閣，題曰：靈光之閣。內設雲母屏，鋪玉華蕈，四面皆水晶簾，以珊瑚鉤掛之，通明如白晝。梁間懸香球二枚，蘭麝之氣，芬芳觸鼻。請令言對席坐而語之曰：「卿識此地乎？即人世所謂天河，妾乃織女之神也。此去塵間，已八萬餘里矣。」令言離席而言曰：「下界愚民，甘與草木同腐。今夕何幸，身游天府，足踐仙宮，獲福無量，受恩過望。然未知尊神欲托以何事，授以何言？願得詳聞，以釋塵慮。」仙娥乃低首斂躬，端肅而致詞曰：「妾乃天帝之孫，靈星之女，夙稟貞性，離群索居。豈意下土無知，愚民好誕，妄傳秋夕之期，指作牽牛之配，致令清潔之操，受此污辱之名。開其源者，齊諧多詐之書；鼓其波者，楚俗不經之語；傳會其說而倡之者，柳宗元乞巧之文；鋪張其事而和之者，張文潛七夕之詠。強詞雄辯，無以自明；鄙語邪言，何所不至！往往形諸簡牘，播於篇章。有曰：『北斗佳人雙淚流，眼穿腸斷為牽牛。』又曰：『莫言天上稀相見，猶勝人間多不回！』有曰：『未會牽牛意若何，須邀織女弄金梭。』又曰：『時人不用穿針待，沒得心情送巧來。』似此者不一而足，褻侮神靈，罔知忌憚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！」令言對曰：「鵲橋之會，牛渚之游，今聽神言，審其妄矣。然如嫦娥月殿之奔，神女高唐之會，后土靈佑之事，湘靈冥會之詩，果有之乎，抑未然乎？」仙娥撫然曰：「嫦娥者，月宮仙女；后土者，地祇貴神；大禹開峽之功，巫神實佐之；而湘靈者，堯女舜妃。是皆聖賢之裔，貞烈之倫，烏有如世俗所謂哉！非若上元之降封陟，雲英之遇裴航，蘭香之嫁張碩，彩鸞之配文簫，情慾易生，事跡難掩者也。世人詠月之詩曰：『嫦娥應悔偷靈藥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』題峽之句曰：『一自高唐賦成後，楚天雲雨盡堪疑。』夫日月兩曜，混沌之際，開闢之初，既已具矣，豈有羿妻之說，竊藥之事，而妄以孤眠孀宿侮之乎？云者，山川之靈氣；兩者，天地沛澤，奈何因宋玉之謬，輒指為房帷之樂，譬之衽席之歡？慢神天，莫此為甚！湘君夫人，帝舜之配，陟方之日，蓋已老矣。李群玉者，果何人歟？敢以淫邪之詞，囿於黃陵之廟曰：『不知精爽落何處，疑是行雲秋色中。』自述奇遇，引歸其身，誕妄矯誣，名檢掃地！后土之傳，唐人不敢明斥則天之惡，故假此以諷之耳。世俗不識，便謂誠然，至有『韋郎年少耽閒事，案上休看《太白經》』之句。夫欲界諸天，皆有配偶；其無偶者，則無欲者也。士君子於名教中自有樂地，何至造術鄙猥，誣謗高明。既以欺其心，又以惑於世，而自處於有過之域哉！幸卿至世，悉為白之，毋令雲霄之上，星漢之間，久受黃口之讒，青蠅之玷也。」令言又問曰：「世俗之多誑，仙真之被誣，今聽神言，知其偽矣。然如張騫之乘槎，君平之辨石，將信然歟？抑妄談歟？」仙娥曰：「此事則誠然矣！夫博望侯乃金門直吏，嚴先生乃玉府仙曹，暫謫人間，靈性具在，故能週遊八極，辨識異物。豈常人之可比乎？卿非三生有緣，今夕亦烏得至此！」遂出瑞錦二端以贈之，曰：「卿可歸矣，所托之事，幸勿相忘。」令言拜辭登舟，但覺風露高寒，濤瀾洶湧，一飯之頃，卻回舊所，則淡霧初生，大星漸落，雞三鳴而更五點矣。取錦視之，與世間所織不甚相異，藏之篋笥，以待博物者辨之。後遇西域賈胡，試出示焉，撫玩移時，改容言曰：「此天上至寶，非人間物也。」令言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吾見其文順而不亂，色純而不雜。以日映之，瑞氣蔥蔥而起；以塵掩之，自然飛揚而去。以為幄帳，蚊蚋不敢入；以為衣帔，雨雪不能濡。隆冬御之，不必挾纊而燠；盛夏張之，不必乘風而涼。其蠶蓋扶桑之葉所飼，其絲則天河之水所濯，豈非織女機中之物乎？君何從得此？」令言秘之，不肯述其故。遂輕舟短棹，長游不返。後二十年，有遇之於玉笥峰者，顏貌紅澤，雙瞳湛然，黃冠布裘，不巾不帶。揖而問之，則御風而去，其疾如飛，追之不能及矣。